

踏入生死界

——反劫持谈判与人性拷问

梵丁◎著

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
人性化理念深入人心
中国反劫持谈判总教头高峰

- 向你展示暴力劫持事件中的心灵搏杀
- “每响一次枪，我就会心痛一次”
- “劫持者和人质的生命同样值得关爱”

中国文联出版社

梵丁◎著



踏入生死界

——反劫持谈判与人性拷问

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
人性化理念深入人心

中国文联出版社

讲在开头的话

在人们的印象中,劫持人质事件总是同暴力相随,很少有人想到,它会使人流泪,会使泯灭的人性复苏,还会带给我们关于生命权的思索。当我们进入人性化的反劫持谈判的领域时,我们会发现,原来,它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劫持者值得我们同情吗?社会对这种事件应当负起责任吗?我们每个人有责任吗?我们要尊重劫持者生存的权利吗?在人性化这一命题中,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感悟。

通过解救人质及其延伸过程,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解救被劫持者,但更需要救赎劫持者的灵魂,在这同时,也解救了我们自己的杀戮灵魂。

暴力劫持似乎同人性、同温情、同生命的关怀水火不同炉,高峰教授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化的谈判和对话能使铤而走险者的心灵复苏,关爱的话语会让穷凶极恶者放下屠刀。一句“劫持者大多来自弱势群体”,使多少有良知的人热泪盈眶,感慨不已……

司法、公安部门接触人的生命权、生存权最为密切,对上述观念的重新审视,将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并会带动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快。

本书站在社会纪实的角度,在糅杂了大量事例的基础上,对存在于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和劫持犯罪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其中融入了大量长期思考后的理念。从第一部分的对于几例当代劫持案件的反

思，和对中国古代劫持犯罪以及发生在国外的绑架和恐怖劫持的回顾开始，在人性化的主线之下，全方位地引领读者走进了一个过去被人们长期漠视的领地。

从“劫匪”这个并不准确的用词到饱含着深刻内涵的“弱势群体”的概念，从对于人们长期不屑一顾的“众生平等”到暴力犯罪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从“中国警方四大金牌案例”中谈判专家高度人性化的心态和话语到“杀一儆百”与“放人一马”的强烈反差，再从高峰教授呼唤人性的心声到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本书以厚重的笔触展现了一个反劫持谈判专家和所有渴望人性化回归的人的心路历程。

磨难

2004年,中国暴力事件频发,一个似乎只有在遥远的西方才会出现的刑事犯罪专用名词“暴力劫持”无情地撞击着人们的视野和心灵。就在人们还没有调整好思路的时候,一个警察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弱势群体的变异者”,“人性化”,“劫持者的生命应该得到尊重”,他面对全体社会成员说出了许多令我们过去不曾想到过的理念和询问。早期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一直在推崇的理念从一个中国警察的口中缓缓而出,而且给了一个厚重的注解,许多人在心里问,这个人是谁?这个本应是“一幅冷面孔”的中国警察何以将暴力领域里的人文关怀讲述得这样令大家心头发暖,并且让大家愿意走入这个理念中去探个究竟呢?

天气乍暖还寒时,我到位于昌平群山脚下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拜访了被人们称为“中国首席反劫持谈判理论专家”的高锋教授。

高峰教授很随和,眼睛里有一种亲和力。几句开场白过后,谈话渐入主题,他说,他当过知青,在社会底层挣扎过,生命中的苦难虽已渐渐淡去,但有一件事仍然至今难忘。

“那年我正在湖北警官学院任教,快过春节了,记得是旧历二十七、八吧,我买了点年货从市场里出来。那时候市场前面还是土路,我去推我的自行车,这时候我抬头一看,离我有十几米的地方,有一片

灰尘,而且在向我这边儿慢慢飘过来。我正觉得奇怪,就见那片灰尘很快来到了我近前,原来,灰尘下面是一个下半身几乎完全没有的人,底下用破皮子包着,走路时用双手撑住地一步步往前挪。因为我周围尽是自行车,这个人来到我身边后就放慢了速度。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大概20多岁不到30岁,身上肮脏不堪,脸上尽是尘土,头发上也一层灰,穿一件破棉衣,用绳子扎住腰,一只旧饭盒别在腰间,这无疑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人。我叫住了他,因为我当时正在研究犯罪心理学,我想听一听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生命的,他平常又在想什么。可是他听完了我那询问的话后,脸上显得很麻木,他似乎对我提出的问题不大感兴趣,只是极简单地回答我,他自小因为一起意外事故失去了双腿,后来父母去世了,哥哥姐姐也一直没管他,这么多年了,他只好就这么在地上爬来爬去地‘生活着’,有时候向别人要点吃的,有时要不到就只好去拣一些别人剩下的食物。我看看他的脸,虽然很脏,但五官很端正,如果不是那起事故,他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过正常人的日子,不管是苦还是乐,他总还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人。可是现在,在人们心目中,他还能算个人吗?我想起刚才过路的人们在看他时的那种目光,那目光中分明不是把他当作同类来看待的,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大概只能算是半个人,或者等同于那些动物。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命运造成了我们之间极大的不平等,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活下去,在人们鄙视的目光中活下去。我感到心里慢慢溢出了一一种自责,有一句话冲口而出,我说老弟呀,我们大伙儿对不住你呀!我把买东西剩下的钱全都掏了出来,大概有百十元钱吧,他愣了一下没有去接,我把钱放在他手上,对他说,钱不多,好好过个年吧!他手里攥着钱,眼睛里涌上了泪水,我想他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可能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我心里一阵难过,就赶紧推车走开了。我不知道我的眼里含了泪没有,走不多远,我停下车回头看去,他正慢慢向市场门口挪过去,他还要在市场里找一个可以避风的角落去过夜。武汉虽说是南方城市,可是冬天还是相当冷

的，他能熬过去吗？在寒风中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呢，这种常人几乎无法忍受的苦难他是怎么经受的呢？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影子就不时在我脑子里晃动，后来每当我外出时，就习惯性地身上带点零钱，碰上乞讨的人我就给一点，因为我的工资当时并不高，能力也毕竟有限，我不是神仙，不是济公，更不是救世主，我只能凭良心和能力来做一点事情。”

我问高教授这种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心态从何而来，他告诉我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一些磨难，也正是这些当时惟恐避之不及的磨难才成就了自己今日的理念。

“父亲去世以后，可以说是家道中落，有几次和同院的孩子们一起玩，有的孩子相互攀比家长的职位高低，你的爸爸官大，他的爸爸官小。甚至有一个孩子冲我说，某某的爸爸也死了，他爸爸就是死了也比你爸爸官大。当时我感到心里受到极大伤害，你们互相攀比我不管，为什么还要扯上去世的家长呢？现在回想起来，说这些话的孩子或许自己并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内在含义，可是他们的家长一定很清楚，家长不灌输这些东西孩子又怎么会说出来呢？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忘不了，因为它对一个幼小心灵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但同时，我心里也产生了一种逆反心态，我在心里暗下决心：长大后绝不做这种势利之人，也一定不欺负那些没有势力的人。”

“倒是同院那些普通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孩子成了我小时最好的伙伴，他们心地单纯，没有等级观念，更不知道什么是高低贵贱，他们同你交往是不图你什么的，所以，和他们在一起心里感到特别踏实。后来我总结出来一条道理，就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大多是善良的，你看他们那种没有什么欲望的目光就知道他们不会算计你。这种体验在我后来插队时也有深刻的感悟，这些都在我内心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牢固的信念，就是我如有出头之日，一定要走一条关爱弱者的路。”

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凭着自己的努力到了湖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来又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学习，一直到湖北警官学院，在这些年里，许多人都开始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成了自己惟一追求的目标，并且向“财富”投去多情的目光。但即使是这些，也从来没有让他割舍对于人性化的关注和研究。

年岁渐渐大起来后，我心中常有一种对过去的无知的懊悔，总想做点什么来弥补，每当这时候，就会想起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的前言里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再原谅我。”

世上应当有两本《忏悔录》，一本是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著作，另一本是法国近代文学家卢梭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人类在中世纪和近代都表示过自己“忏悔”的心迹，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遗失了精神家园”的土地，我们却很少听到发自内心的忏悔。忏悔之前需要反思，可是我们的反思却又太少太贫瘠，高锋教授对那位不幸的截瘫者的一句“我们大伙儿对不住你呀！”应当是发自内心的一句反思和忏悔，但是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已经很少听到了。

年少时正值文化大萧条，书没的看，报纸没的读。实在闲极无聊，从一堆杂物中翻出了一本书，是一本关于雕塑的书，其中有一张图，是一个人光着身子用手托腮坐在石头上。问别人这人在干什么，人们开玩笑地说：这个人在检讨！那年月“检查”、“检讨”是家常便饭，所以心里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后来知道了，这是法国近代雕塑家罗丹的名作“思想者”。

原来思想者是这么痛苦，他的脸上没有快乐、没有欢欣，大概他背负的是人类的苦衷；原来深刻的“检讨”和“检查”无异于忏悔，现在的人们大多不会忏悔，也许就是那时候的“检讨”不够深刻。

李昌平的一句“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再原谅我”，和高教授的“我们大伙儿对不住你呀”，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忏悔。忏悔的人常常徘徊

在人类良知的生死界限面前,可是在反暴力劫持的生死界面前,是不是也需要忏悔呢?

人性化和人类的良知会引领我们进入反劫持谈判的生死界,在那里,有太多值得反思和忏悔的东西。

目录

① 枪响了…… / 1

引子：黑色 9.26——几起值得反思的劫持案件 / 2

历史的回顾 / 9

一、当代“绑架之都” / 9

二、2000 年前的劫持者 / 11

三、警方的软肋——恐怖劫持 / 14

② 上善若水 / 21

坎坷 / 22

被激怒的劫持者 / 26

追寻 / 31

来自社会底层的档案 / 38

善与恶 / 44

③ 劫持者 / 49

走近“劫匪” / 50

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 / 67

变异者备忘录 / 78

探访心灵 / 97

临时插入的一封信 / 104

江洋大盗和谈判专家 / 112

④ “众生平等”与反劫持谈判 / 117

群生 / 118

一份封存档案 / 121

流泪的狮子 / 127

死刑犯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 131

⑤ 非常道 / 141

两段对话和一段忏悔 / 142

彼岸 / 147

良心 / 156

暴力犯罪社会文化背景 / 164

近距离谈判 / 170

“劫匪专业户” / 174

⑥ 枪下留人 / 179

农夫和蛇的故事 / 180

踏几生死界 / 189

“杀一儆百”和“放人一马” / 196

假如你是…… / 202

⑦ 心灵深处的谈判专家 / 211

一出悲剧的启示 / 212

中国警方四大金牌案例 / 219

劫持者的感受 / 245

你的生日 / 251

⑧ 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 / 259

没有关闭的票证 / 260

门外的世界 / 265

话题之一：请你尊重一切生命 / 265

话题之二：中国人性化检索 / 268

⑨ 生命不分贵贱 / 275

两起劫持案的启示 / 276

温暖 / 279

拒绝麻木 / 285

感恩 / 290

10 尾声 / 299

附录：中国当代劫持暴力犯罪大事记 / 306



踏几

1

枪响了……

印度的《瑜伽经注》里说，所有的生命都在祈念着一句话：“让我活下去，让我永不消失，让我永远不死吧。”甚至是一条虫子也是如此。可是，她死了，他也死了。两个都希望活下去的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引子：黑色 9·26

——几起值得反思的劫持案件

2004年9月26日，在已经流逝的时光中只是个极普通的日子，但在谈判专家的心里，却是个令人窒息的数字，这一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两起劫持人质事件，被子弹洞穿的生命没有飘向天空，他们的幽灵迟疑地停在了这一页日历上。

西北某城市，年过花甲的讨债人姜某在讨得少部分钱款后，走出了欠债人居住的503室，所有的人都在心里默念着：一米，二米，三米……未及人们数到五米，一记沉闷的枪声，姜某连同他怀中刚刚讨得的三万元钱，带着一丝永远定格了的不解的目光轰然倒地，汩汩而出的鲜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了他。

这就是引起全国司法界和民众瞩目的9·26兰州讨债人被击毙案，事情发生后，舆论哗然，众说纷纭。

其实事情只是缘于一桩拖了七年而无法追回欠款的普通债务纠纷。

被击毙的姜某祖籍陕西，近年一直居住在西安北郊，他从1980年起便开始从事图书资料的编辑与营销，在陕西图书市场小有名气，提起“老姜”，很多同行都知道他。1996年，老姜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领导下主持编写了《陕西公民实用手册》，他担任了本书的副主编，为这本书的编写和组织材料出了不少力。这本涉及法律、道德、社科等内容的综合性书籍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题写了书名后广为发行，有一定影响，老姜因此也更增加了知名度。在编书期间，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还给了他一间办公室,所以在出事前,他身上还带着一张省人大常委会的出入证。就是这个出入证,一度曾将老姜的真实身份搞得扑朔迷离,使他真正的“图书策划营销人”的身份披上了一层神秘。

老姜同债务人李某的经济纠纷缘自于七年前一次商业合作。

1997年,由老姜出资10万元,同另外两位商界的朋友合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为了方便中小學生使用,便采用了卡片形式。当时印了60万张,此事被甘肃省文联文化社的李某得知,认为此事有市场,便联系到了老姜,几次磋商,双方签定了合同。不久,李某便收到了老姜发给自己的32万张卡片。

合同上规定,李某每张卡片应返还老姜0.9元(卡片造价2元),32万张就是28.8万元。合同还规定李某不得退货,还款日期是1998年,9月底还三分之二,年底全部还清,如有违约,违约方还应支付每天5%的滞纳金。从合同内容上看,这份经济合同是合法的,欠债还



老姜走出事发地后被一枪击毙。

钱,天经地义,这绝对是没得说的。

据另一位长期同老姜合作的书商介绍说,货发出后,张某那边就开始变得不顺利,老姜多次到兰州要钱,但均一无所获。而据这位书商了解,张某虽没多赚钱,但还是把卡片销出去了,也收回了部分货款,他用这笔钱买了现在居住的文联家属房,而不是按合同约定将它还给一直在苦等的老姜。

性情温厚的老姜终于按捺不住一直往脑门上蹿的怒火,再次来到欠款人家中,声称此次若不还钱,将与其同归于尽! 张某看着老姜怀中鼓鼓囊囊的东西慌了手脚,一边好言相劝,说咱老哥儿俩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一边让老婆去筹钱,同时也悄悄报了警。老姜在屋里催债,根本不知道张某下边做的手脚。

数小时后,张某凑了三万多块钱给老姜,并许诺一定尽早还清其余的欠款,哪怕是砸锅卖铁。老姜怀揣好不容易才讨回来的三万块钱,走出事发地点未及五米,一声枪响,老姜扑面跌倒,面对铺撒了一地的鲜血和从老姜怀中掉出来的热水袋,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同一天,在距兰州千里之遥的深圳,一颗从枪膛里呼啸而出的子弹穿过烈火和浓烟,钻进劫持6岁儿童邓发的劫持者的身体,令其当场毙命。

两个生前素昧平生的灵魂在虚空中不期而遇了。

一天发生两起劫持事件,而且都以劫持者被击毙而告终,这在世界劫持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深圳劫持案让高锋扼腕叹息。那天,他正在深圳为当地的高级警官们讲授反劫持谈判的课程,听到消息后事情已经结束了,留下的是两死一伤的结局。案犯叫米先文,是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讨生计的,出事前同别人合租一室。当天,刚吸食完K粉的米先文同他人产生激烈冲突,并挥动一把水果刀向合租人连捅了六、七刀。身材瘦小的他由于没有追上对方,便在楼下抓住了6岁的男孩邓发。